

《聯合文學》

透過藝術品來觀看身體，通過身體來觀察歷史，
最終所要閱讀的是——身體背後迷亂複雜的歷史圖像。

革命時期的身體史 又閱讀

祝勇
——
著

反閱讀

作者／祝 勇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企畫編輯／張晶惠

視覺總監／周玉卿

美術編輯／林佳瑩

校對／陳維信 祝勇 張晶惠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初版一刷第一次

定價／450元

copyright © 2008 by Ju Yu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本公司尊重智慧財產權，已盡力查證本書圖片著作權人。有關圖片權利之疑問，請洽：(02)27666759 或與作者連絡。

反閱讀

祝勇／著

目次

005 推薦序／敬文東

025 自序／祝勇

035 第一章 姿態

063 第二章 飢餓

089 第三章 疼痛

115 第四章 恐怖

159 第五章 勞動

209 第六章 性愛

235 第七章 疾病

257 第八章 夢幻

281 第九章 打鬥

347 第十章 死亡

389 後記

393 主要參考書目和文獻資料

凡閱讀

推薦序

敬文東

此刻，我同意把速度加大到無限。

——西渡

I

1974年，正是「祖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時節，應和著來自革命牌內心深處的莊嚴號召，剛過而立之年的廣州籍畫家陳衍寧完成了紅遍當時的著名油畫《漁港新醫》。這幅深諳革命話語之精髓的作品很快就被製成宣傳畫和年曆四處張貼；通過那個年頭質地昂貴的紙張的公有制幫助，《漁港新醫》有幸為紅海洋的最終成型貢獻了它應該貢獻的力量：紙張確實在「廣泛地倒向階級」¹。出於對那個紅彤彤的年代的正面呼應，布質畫面上昂然挺立的是一位陽光燦爛的女赤腳醫生。遵照中國人的想像力通常的運行規則，復兼革命的力比多的一般性湧動，那位女醫生被刻意製作成一位妙齡少女；通過革命年代暗中存在的意淫心理，赤腳少女醫生含蓄的笑意征服了幾乎所有的革命群眾，甚至連革命群眾嚴加看管的黑五類分子也無法倖免——他們似乎樂於被征服²。

時光倏忽而逝，《漁港新醫》和赤腳醫生這個名號一道，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與視界。和它顯赫的前生相比，它的後世顯得過於落寞；直到半個甲子之後的2006年，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回憶者祝勇才在他的長篇回憶之書《反閱讀》裡徵用自己的童年記憶，對《漁港新醫》

作出了生動地追憶：那位女醫生「傾斜著身體，提著一只洋皮鐵桶，在為漁民送藥。作為疾病的抵抗者，她有著與身分相符的健康體魄，透過她穿著的廣東漁民的寬鬆服裝，可以感受到她身體內部的力度和肌膚的彈性。作為她身分的象徵，那隻踩踏在船幫上的赤腳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經過海水浸泡並被南國充沛的紫外線照得通紅的赤腳，上面記載著一個年輕的赤腳醫生的全部履歷」。北國瀋陽當年的病童，多年後有幸成為回憶者的祝勇如實供認，「我熟悉這幅畫是因為它曾經被印刷成年曆，很長時間貼在我家牆上。那時我的腿部剛剛做了一個不小的手術，腿被石膏固定成一個姿勢，並且要在長達半年的時間內維持這個姿勢，即使睡覺也不例外。那段日子裡，那個健壯的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甚至企圖與她對話。她的嘴唇微張，正是想要說話的樣子。在陰鬱的北國冬季，這幅具有強烈的戶外光影效果的油畫照亮了我的整個房間。我坐在床上不能動，常常望著她的那隻腳發呆，想像著行走和奔跑的感覺。腳、船、大海，這些意象既對我形成蠱惑也對我構成傷害。成年以後，我長期在南方遊走，或許就是為了完成當年那個病童心中曾經許下的諾言。赤腳的女孩給我某種安全感，因為她是醫生，並且擁有健康的青春。她為我提供了完美的身體範例……」³

通過較為銘心刻骨地追憶，回憶者祝勇捕獲的，是在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1966－1976）的尾部發生的一個小插曲或微不足道的花絮，它早已湮滅於被許多人大聲稱頌的「歷史長河」，但它也理所當然地變作了回憶者個人成長史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小小的歷史按鈕、一個並非貿然存在的生命口令：半個甲子之前的某一天，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在病床上有幸目擊了一位被革命話語蓄意製造出來的妙齡少女，一個光著腳丫子的女醫生。她美麗、豐滿、圓潤、成

熟，因革命話語的照耀和對革命話語的有意分享而陽光燦爛，因革命的力比多在她身上周流六虛而光彩奪目。在祝勇的記憶中，她是小男孩黑暗時期唯一可靠的伴侶。首先映入病童之眼的，是那位少女健康的體魄、寬鬆的服裝、微張的嘴唇，是她的赤腳、「身體內部的力度和肌膚的彈性」、「健康的青春」和「完美的身體範例」；沾染在赤腳女醫生身上的革命話語的光芒突然間煙消雲散，革命的力比多也蹤跡全無——是女醫生濕潤、豐滿、令人眩目的肢體，而不是革命話語的光輝或它的力比多，為小男孩「多病的軀體指明了方向」，讓他「對自己成長中的身體滿懷憧憬」^{同3}。《漁港新醫》之所以沒有在後來成為回憶者祝勇的那個小男孩心中起到革命教育的作用，革命的力比多也不曾發揮出它超強的蠱惑功能，並不僅僅是因為那個病童年幼無知，而是他的大腿確實出了問題——來自身體的疼痛不費吹灰之力，就戰勝了革命話語多年來一貫性的無往而不勝。但這實在算不上奇蹟，畢竟身體擁有更大的力道：是身體為那個病童賦予了對抗異質物品的強大力量。

依照總是在事後才編纂出來的革命編年史，1974年以後，火熱的年代因其過於火紅終於開始淬火，伴隨著肉眼難以察覺的青煙，進而走入它較為漫長的疲軟期。大人們在小男孩的病房外依然裝模作樣地繼續操練：揮舞拳頭，高呼口號，給最高指示以熱烈的掌聲，為階級敵人、美帝國主義和蘇修反動派獻上無產階級專政的特製鐵拳——只是疲態漸露；小男孩則帶著成長的重任，躲在病房中獨自從一個少女那裡尋找慰藉，無意中吹響了邁向成人世界的號角：他渴望她的身體の指引，渴望她微張的嘴唇吐出狀若蓮花的溫柔之辭。那個正在逐漸淬火的年代號稱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那個時代不需要堅若磐石的房門，不像半個甲子之後以金錢為本位的今天，家家戶戶都以鐵將軍嚴

守門戶。因此，那扇並不需要多麼堅固的房門隔斷的不只是年齡，更多的是革命：房門外，赤腳女醫生兩眼迸出革命之精光，攝人心魄，鼓舞著群眾的鬥志，為人民帶來了土生土長的健康；房門內，少女醫生則是那個病童的姐姐，溫柔健康、入口化渣。她是他的保護神、教育者、小小的圖騰，是他「可呼其乳名的小媽媽」⁴——只因為她「對於生命的詮釋不僅來自她的職業」，祝勇在2006年說，「更來自她的軀體本身。」^{同3}一具潮濕、豐潤的身體就這樣自然而然地變作了守護神和教育者，但這同樣算不上奇蹟。

「如果把想像心理看作人的一種天然能力，而不是後天教育才獲得的某種能力，那麼就必須認定這個複雜的心靈具有一定的作用，它不但可以喚醒一切、假設一切，而且能夠隨心所欲地把慾望與靈感、內在的衝動與自然力混為一體。」巴什拉（G. Bachelard）的口氣顯得意味深長，也充滿了想像力，「我們必須順其自然，把畫面放在思想之前，把自然畫面放在首位。這類畫面直接來自自然，它們同時服從自然的力量和人的本性的力量，產生於物質和自然物質的運動，我們可以在自己身上、在我們的器官中感受到它的活力。」⁵實在應該感謝那個不小的手術，是它的善意，是它提供的另一種性質的自然畫面，培育了回憶者的孤獨和脆弱，培育了回憶者對依賴之物的暗中依賴。很顯然，那是被革命話語堅決排斥的依賴物，因為革命話語只承認自己才是唯一可靠的屏障。這個見風即長的小祕密將會在其後的日子裡，為回憶者提供縱橫馳騁、破虜平蠻的銳利武器。

2

疾病、無知、年幼、孤獨，還有太多太多被我們（或回憶者祝勇）有意放棄的無以名之的小小因素，讓那個小男孩在革命年代有機會迎

頭認出了他的姐姐——但是很遺憾，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姐姐的光芒」⁶來到我的同齡人（比如那個叫祝勇的病童）身上，更有著歷史主義方面的硬性原因。那個傷腿之童在病房中肯定不會明白（當他成為回憶者後肯定會明白），在他幼小的身體和稚嫩的孤寂之外，是他從不認識但又必須天天碰面的某種力量讓他在被培育、被規訓的過程中，突然認出了他需要的姐姐——儘管半個甲子之後，回憶者祝勇的言辭十分從容，和「突然」這種咋咋呼呼、拐著急彎的詞彙幾乎難以搭訕。像那個傳說中的土行孫一般，這種力量來無影、去無蹤，它迅疾地風捲大地之後，我們只能從它製造出的殘跡和廢墟身上，大地或時光的創傷身上，辨別它的形狀、性質、神態和身影。那個病童需要姐姐，是事後才能肯定的事情，病童本人對此並沒有明確的意識。那個歷經滄桑，終於成長為回憶者的人用事後的恍然大悟證明了這個看法：「直到現在，我才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實，在當時所有的美術作品中，赤腳醫生幾乎不約而同地以少女的形象出現。這標明了藝術與現實的距離——一個年老的中醫出現在我們面前，會讓我們倍感信賴，但在繪畫上卻恰好相反。我猜想畫家們在潛意識中賦予赤腳醫生以歐洲古典繪畫中女神的職能……」^{同3}

世界是由陰陽組成的，這是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但又絕不只是活在中國人心頭的觀念，因為從古至今，沒有哪個部落、民族或國家竟敢不是由男人（陽）和女人（陰）構成的⁷。這是視覺、聽覺、味覺甚或下三路共同認可的常識。人類在陰陽雜處、陰陽交融的狀態中度過了數萬年，從來不曾對陰陽分立感到任何驚奇（不分立才是令人驚奇的事情）；直到某種奇怪的歷史主義陰陽差錯地獲得它的權威性之前，這種狀態從未改變過它的性質。那個怪模怪樣、攜帶著太多偶然性的歷史主義稍一站穩腳跟，就公開宣稱自己具有不可戰勝的必

然性，它因此有資格促使自己借助革命的名義對陰陽重新進行劃分。不出它所料，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那個「令人痛苦的」⁸必然性果然取得了徹底、乾淨、全面的勝利：不是陽戰勝了陰，就是陰滿懷革命豪情主動投靠了陽；不是全體中國人奇蹟般變成了雄性，就是全體中國人集體轉渡為中性人。在那個熊熊燃燒著的、亢奮的、喘著粗氣的歷史時期，陰或女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失蹤；「不愛紅妝愛武裝」就是陰性或女人在那個年頭贏得的新的歷史內涵。

陰性大規模消失或者隱匿，導致陽氣過剩；過多的陽氣注定要導致整個時代肝火旺盛、脾氣火爆甚或甲狀腺腫大，男女老幼在幻覺中滿臉都是青春痘。這是一件至為奇異的事情，是古今中外從未存在過的奇觀。「谷風布氣，萬物出生；萌庶長養，華葉茂盛。」⁹一代人藉以成長的土壤已經被預先造就；作為植根於這片土壤的幼苗或「萌庶」，未來的回憶者只能選擇專心致志地成長——在偷偷摸摸地對依賴之物的依賴過程當中。

半個甲子之前，大腿做過一個不小手術的小男孩，我的同齡人，因為孤寂的過於強大，因為陽性世界的橫行無忌，在那間由一扇並不堅固的大門隔開的病房裡已經無處藏身、躲無可躲；出於對溫柔與柔軟的極度渴望，他像他的大多數同齡人一樣，急需一個姐姐，哪怕是一個錯認的陰性，只要她是豐滿的，只要她真的具有母性、雌性和一點點呵氣若蘭的女性。是需要的暗中作用、暗中包庇，讓那個小男孩全方位誤讀了《漁港新醫》、抹去了女醫生身上的革命話語和她隨身攜帶的革命的力比多；特殊年頭的特殊需要令小男孩意外地收獲了一具溫柔的胴體，既然他的母親正在忙於革命，在響應革命話語和歷史主義的號召不幸或萬幸地接近於中性；既然「我的爹他總在喝酒是個混球」¹⁰。

用於回憶的武器就這樣在暗中成長，在偷偷摸摸地成型，發誓要讓自己鋒利，直到某一天回憶者本人對此都會十分驚訝。

3

作為被百密一疏的火紅年代無意間遺漏的一分子，那個病童借助於在革命歲月捕獲的陰性滋養和因錯認而來的姐姐，輾轉多年，終於長大成人；作為成長的必經步驟，他和他的同齡人一道，經過了相似的磨礪，走過了大體相同的、有些乏味的人生三部曲：「童年：沒人管沒人問，在野地裡瘋玩，時代的動盪偶爾經過他們並不十分在意的眼簾。少年：上中學，畢業後有的上大學，有的賦閒。經歷平凡，校園平靜。寫詩，唱歌，讀書，幻想。成年：上班，進入社會。社會開始變幻。從國家而言，這是從政治本位向經濟本位的轉化；就他們而言，生活開始從玩味滑向無玩味，從精神世界落向無精神的世界。」¹¹但我們的回憶者，就出現在這個無精神的世界的地平線上，以他不無猶豫的神情和支吾著的姿勢：

山麓相會櫻花開，

多望能有，

女郎觀花來。¹²

在姐姐的滋養下，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回憶者（比如祝勇）多年以後終於羞澀地亮出了他的身分特徵：他是個渾身上下散發著陰性氣質的回憶者，談不上什麼戰鬥能力，既不特別堅強也不特別脆弱，儘管他擁有發達的肌肉以及偶爾出現在筆底和舌尖上的狠話；他回憶的不是自己的輝煌，而是自己的平庸或失敗，因為他從未經歷過輝煌，

「雖然從理論上知道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但他既無能力也不屑於投機取巧，即使在戀愛的時刻也沒有掌握抄近路的技巧；」¹³ 他的回憶之書（比如《反閱讀》）注定只能是失敗之書；盛納在這個容器裡的，不是成功的經驗，而是從不斷地失敗中撈取的一鱗半爪的教訓。他是教訓之麥的收割者，因為「讓你想起往事的女人既是你的敵人又是你的朋友」¹⁴。但教訓無疑是寶貴的，正如同那些成功者輝煌的經驗一樣。

早在病床上凝視赤腳女醫生「身體內部的力度和肌膚的彈性」開始，傷腿之童多年後的回憶者身分就已經命中注定。對不起，這樣的語氣和宿命論沒什麼干係；對不起，這樣的語氣和決定論也攀不上親戚。因為擁有「沒人管沒人問，在野地裡瘋玩」的童年的回憶者，擁有第一手童年的那個人，早在他目擊赤腳女醫生的胴體時，無意間就已經開始了他的內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¹⁵：他以與時代分離的支吾著的姿勢和時代保持親密接觸，他因此有機會把外部的大時代轉化為內心中存儲的小日子，把火熱改裝為內心深處的清冷，這種清冷隨時可以越過胸腔遍布肌膚的每一寸土地。通過內在「移民」，他過早地成為了那個火熱時代的「遺民」，在一個時代破碎之前他提前見證了那個時代的破碎。他無路可逃，他已經命中注定：發現或認出姐姐不過是內在移民的注定結果之一。

因此，回憶者不是逃逸者，更不是倖存者或好運的持有者：他從未經歷過像樣的磨難，甚至從未走進過一個像樣的故事並成為其中的一個普通情節；只不過有被誤讀而來的姐姐存在，他碰巧有些額外的幸運罷了。這幾乎是他一生中能夠遇到的最大的幸運。實際上，他是革命的殘餘或剩餘價值，是革命的遺腹子或羨餘物，因為他僅僅是在革命的尾部而不是頭部發生的小插曲和小花絮，儘管受革命之託，他

一生下來就是後者欽點的接班人，但他確實還來不及得到後者全方位地澆灌，來不及飽饗後者體內奔湧不息的力比多。按理，紅色應該是他的全部背景、唯一背景，但幸運的是，他還是一個陽性世界中陰性乳汁貪婪的吸吮者，儘管由於歷史主義的權威性在四處晃蕩，那乳汁並不豐盈，也不特別富有營養，但依靠內在移民的轉化作用，乳汁的產量和質量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好能夠造就他額外的幸運，精確得有如行星的運轉，需要上帝給出太多的機緣巧合。

擁有這種奇特出發地的回憶者長大成人、獲取他的回憶者身分之後，他對革命話語的光采奪目、歷史主義和它所宣稱的必然性有理由表示懷疑，並經由懷疑生發出輕微的唾棄心理：「那一刻，沒有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沒有什麼急欲要犧牲所有人幸福以達成的國家目標，沒有不可挑戰質疑的社會準則，沒有一定要肅然起敬的理論學說，只有愛情的可能性，生命的愉悅，私密的甜蜜，真心的笑容。」¹⁶因此，回憶者在收刈自己的失敗教訓時，時時都會聽取來自陰性乳汁的教導，寧願以身體的軟，面對教義（即革命話語、歷史主義及其必然性的合和）的硬，寧願下意識地用潮濕、溫軟的身體，在回憶中重新感知陽性教義對自己的成長的特殊意義。這既不是感恩也稱不上反抗，因為沒有一種出自事後的抗議能夠稱作真資格的反抗，因為反抗的唯一特徵就是它的當下性、即時性。反抗具有過期不候的顯明特徵，類似於半個甲子之後四處通行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連接回憶者和回憶者的歷史經歷的，注定是一個被回憶者有意放大的切點：即革命的力比多和回憶者身體內部的力比多之間的相交、相切。儘管這個關鍵性的切點在回憶之書（即失敗之書，比如《反閱讀》）中並沒有被明確提及，也沒有被冠之以這樣的名號，但它的影子無處不在，它的溫度和氣味無處不在，它甚至就是失敗之書或回憶

之書之整體。毫無疑問，力比多是矢量，但它又是一種脾氣十分古怪的矢量：它傾向於以任何一個方向作為可能的方向——雜亂無章是它的最大特性，必須將某個方向化為現實的方向則是它的第二大特性。受這種古裡古怪的傾向性的暗中指引，革命的力比多成功地生產出了火紅的歷史，它沒有腳本卻宣稱腳本早已命中注定，剩下的工作僅僅是按照腳本的規定集體性地扭動身體，向一個已知的目標一路狂奔；它宣稱火紅的歷史僅僅出自它的必然性，但它從未想到火紅的歷史終有淬火的時刻，看不見的青煙早已開始擴散，更不願意提及力比多擁有的第二大特性：它始終試圖「給我們一部第一哲學」(primaphilosophia)¹⁷。仰仗著這種立場恍惚的傾向性，回憶者則讓自己度過沒有多少磨難的小日子後成功地長大，並以此對那個小男孩在病房中擔負的成長的重任做出承諾。得力於內在移民的暗中幫助，幾經周折，兩種力比多產生的合力最終塑造了回憶者的陰性氣質；但兩種力比多在形成合力時絕不會遵循力的平行四邊形法則，只因為革命的力比多的力量，按其本義，要遠遠大於回憶者身體內部的力比多所擁有的細小力道，並且更加混亂，更加恍惚——前者因此有理由宣稱它擁有必然性。實際上，合力的產生遵循一種變態的平行四邊形法則；正是這個有點變態的法則讓回憶者對姐姐的需求既是公開的，又是偷偷摸摸的；既是有意為之的，又好像是在無意間幸運地獲得的，宛若天上掉下的一個林妹妹或者一塊可口的餡餅。

被回憶者放大的切點：變態的力的平行四邊形法則。它不僅造就了回憶者的身分及其特徵，更造就了回憶者的失敗之書，但它首先造就了回憶者構架回憶之書的方法論。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回憶者在回憶往事時獨有的形而下學：通過藝術（比如《漁港新醫》）走向身體，通過身體（比如那個傷腿之童）走向對歷史的理解，通過對歷

史（比如那段火紅的歲月）的理解走向對藝術的回憶性打磨——沒有被明確申說卻又在暗中被放大的切點終於展開了翅膀，綻放出花朵。它的氣味感染了書中的每一行文字，它的熱量有能力讓每一行文字處於恆溫狀態。面對往事，它開始以溫柔、陰性的手腳摧城拔寨。那個瀋陽的病童在成年之後對他構架失敗之書的形而下學有過明確地告白：「這是一種奇妙的遞進關係。我通過身體來觀察歷史，又通過藝術品來觀察身體——如果沒有那些藝術品，我又要到哪裡去尋找那些業已消逝的身體狀態？」因此，在這個回憶者看來，對於失敗之書或回憶之書，「藝術是起點，歷史是終點，而身體則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將『身體』夾放在『藝術』與『歷史』之間，並非一個隨意的選擇。」那個終於幸運地成為回憶者的曾經的病童說，這表明身體在失敗之書中將要擔當重要使命，因為和回憶的宗旨相適應，失敗之書「在表面上是一本閱讀史，但閱讀的對象，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身體，身體背後，則是迷亂複雜的歷史圖像」；失敗之書「將1960至1970年代作為一個切片，對『革命中的身體』作一次深入地研究，來考察身體在歷史中所處的生態環境，以及它與歷史之間的對話關係」¹⁸。

藝術：那個火紅年代獨有的火紅的藝術，陽性是它的唯一特徵；歷史：那個火紅的革命年代，它由毫無方向感的革命的力比多所造就；身體：被革命年代和寄生在它身上的藝術所規訓的那團團血肉。切點被悄悄放大之後，藝術、身體、歷史被完好地統一起來，作為對立面的硬性的教義、陽性的教義，在回憶者的成長史上立即顯示出它特殊的意義；失敗之書、昂貴的教訓才能由此得以實現。形而下學因成就失敗之書而成就了它自身，因為至少從表面上看，「死亡是愛情的真理，愛情又是死亡的真理。」¹⁹這是一種質地特殊的、做了變性手術的辯證法。《反閱讀》由此啟發了我們：和巴黎的詩人等同於拾